

寻求活法

王梓夫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求活法/王梓夫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1999

(思想者丛书)

ISBN 7-5059-3518-6

I. 寻… II. 王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8187 号

书 名	“思想·学术·生活丛书” 寻求活法
作 者	王梓夫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冯善雅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46 千字
印 张	9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414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518-6/I·2686
定 价	12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第一章 在饥寒与恐惧中品尝生活 / 1

1. 充满恐惧的小院王国 / 1
2. 祖父和一个白胡子老人 / 6
3. 从大庙学堂到大宅学校 / 11
4. 庄稼人的孩子不吃三年闲饭 / 17
5. 饥寒是滋生文学的土壤 / 25

第二章 在封闭与渴望中成长 / 34

1. 两个右派分子和一个反党集团 / 34
2. 求学小路上的独行者 / 46
3. 性意识的觉醒和少年劳改犯 / 57
4. 两个乡村医生和母亲的病 / 64
5. 两个班主任和几个班委 / 72

第三章 在贫穷与卑贱中祈求希望 / 82

1. 我心目中的城里人 / 82
2. 我最早接触的“工作人” / 91
3. 我们的文学小组 / 96
4. 贫瘠土地上的精神贵族 / 106
5. 文化是一片土壤 / 123

第四章 在热情与迷茫中寻求出路 / 136

1. 我的出路文学 / 136
2. 面对现实的卧薪尝胆 / 141
3. 弃文从艺的曲线自救 / 151
4. 一个难得的机遇 / 162
5. 学步在文学之路上 / 169
6. 在厚厚的土层下 / 175

第五章 全方位的自我修正 / 185

1. 文学讲习所里的自我否定 / 185
2. 在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殿堂里 / 194
3. 大学府里的学者化追求 / 205
4.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 / 215
5. 我不是乡土文学作家 / 225

第六章 在寂寞的文学之路上求索 / 240

1. 我的老师李英儒 / 240
2. 我的生活基地 / 249
3. 我的美学追求与困惑 / 257
4. 大运河文化的无穷魅力 / 267
5. 文学的入世与生活的出世 / 278

第一章 在饥寒与恐惧中品尝生活

1. 充满恐惧的小院王国

有记者问海明威，一个作家最好的训练是什么？海明威答曰：童年的不愉快。

我的童年介乎于苦难和幸福之间，几乎人生所有的不愉快，诸如饥饿、受冻、劳累、吃苦、挨打、遭歧视，以及恐惧、孤独、寂寞等等都在童年和稍后的青少年时期透支了。

童年的境遇不仅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创作题材和文学主题，也极大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哲学。更重要的是，一个人性格的形成，童年的生活将起着奠基的作用。搞文学的人都承认“性格即命运”的命运，由此推论，一个人终生的命运，早在童年时期便已经设计好了程序，这或许就是所谓的“命里注

定”。

我自称出生在天子脚下。在著名的京南海子皇家猎苑的东大门外，有一个叫马驹桥的古老的小镇，小镇东边三公里处，有一个寂寞的小乡村，这个小乡村有一个高贵的名字——驸马庄。

我记忆中的深宅大院现在看来其实也小得可怜，不过是一所两边临街的三合院。有一个后院，后院临街，有一个大得能自由进出车辆的大栅栏门。进了栅栏门，有磨房、茅房、牲口棚，还有常高高堆积着的柴草、花秸垛等。后院通往宅院的是两扇漆黑的木门，门打开后是一条黑洞洞的过道，穿过去才是院落。过道和西厢房之间的天井处，长着一棵高出院墙的枣树，枝繁叶茂的时候，那上面便有小鸟唧啾，更显出这小院的寂寞和恐惧。

我说恐惧，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感受，一个两三岁幼儿的感受。在我的印记里，这个大院总是空落落的。由于空落，更显出院子里的一切都是巨大可怖的。围着水缸的花坛简直就是一座大山，我使尽吃奶的劲儿也不能攀缘上去；装着玉米棒的箍杆囤更是一座巨峰，令我望而却步；连挂在前面墙上的木犁，都是一个庞然大物。

更可怕的是前面的墙，墙外是一条死胡同，总有一些嘁嘁喳喳的说话声和噌噌嚓嚓的脚步声。墙上

靠着一架木梯，祖父总是爬上去干些什么。我问祖父，墙外面是什么，祖父从来没有告诉过我。这就越发增强了我对墙外面的好奇和恐惧。

还有一个恐惧的地方是东厢房。祖父和伯父一家住在正房，我和父母住在西厢房，东厢房空着，堆放着一些杂物。空着的东厢房里居住着硕大的老鼠和神通广大的黄鼠狼，屋檐下藏着麻雀，屋梁上盘着蛇。我最怕的是蛇，那时候的房屋都是芦苇林结苦的顶，房屋越年久藏着的可怕的动物越多，特别是蛇。有一次，东边一个什么村的一个小男孩上屋檐掏麻雀，一条蛇直钻进他那大张着的嘴里。据说蛇身上有倒刺儿，钻进人的嘴里只能顺着食道往里爬，不能被倒拉出来。家人无法，只好用驴驮着他去马驹桥找医生。那嘴里挂着长长的一条蛇的男孩正好从我家门口路过，许多人都看见了。我没有亲眼看见，可是乡亲们活灵活现的描绘比我看见还可怕。我至今不敢进蛇餐馆，不敢吃蛇。前几年我随我的朋友野夫回他鄂西老家，他的亲朋特意准备好了全蛇宴招待我，我却不敢动箸，令他们非常扫兴。

我对蛇是惧怕，对黄鼠狼则是敬畏。黄鼠狼属于“四大仙”之一，特别有道行，它跟狐狸、刺猬一起，每年都要有几次在村里兴风作怪。它一作

怪，便附在妇女们的身上。于是，被它附了体的妇女便闹起来，又哭又唱，装神弄鬼，还时常模仿死人的口吻和动作，向他或她的后人提出许多有理的或无理的要求。黄鼠狼一闹，便请来捉妖的巫婆神汉。巫婆神汉诵经念咒，驱赶着黄鼠狼，黄鼠狼便跟巫婆神汉调皮地周旋。刚把它从张家的女人身上赶走，它又依附在周家的女人身上，巫婆神汉赶到周家，它又让吴家的女人大闹起来。这样，黄鼠狼一闹便牵动一条街，没有三五天平息不了。

除了蛇、黄山狼，还有鬼。鬼我没见过，却常听说。挑八股绳做小买卖的张三晚上回家遇上了鬼打墙，平平坦坦的路愣是过不去；赶大车的李四夜里赶路，牲口打着响鼻儿竖起鬃不敢朝前走，李四哗哗朝车轴上撒尿，才把鬼驱走；赶集回来晚了赵五在路上遇见一个小媳妇哭得可怜，说她的脚崴伤了走不动，好心的赵五背着她赶路，越背觉得越重，到了自己的家往下一放，却原来是一块破棺材板……

更可怕的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，那时候，伯父和父亲经常到外面打工，家里只有老人、妇女、孩子。母亲也是个非常胆小的人，天一擦黑便大门紧闭，连窗户上的破洞都堵上。我也早早地就钻进被窝，望着母亲纳鞋底儿用的那盏小油灯，总觉得是

鬼火在闪动。有一天，伯母到后院上茅房，正遇见母亲蹲在茅房里，两个人还说了半天话。伯母先回来了，进了前院却发现母亲在西厢房里纳鞋底儿，根本没有去茅房……

我还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，梦中有一个可怕的人叫门合。若干年之后，出了一个同样名字的英雄，这实在是我的不敬。有一天，我在大门外面自己玩，突然从村外来了一辆大车，跨在车辕上的正是我梦中的门合。他一边扬鞭策马，一边叫着我的名字。我吓得扭头就往家里跑，一边哭一边叫着：门合来了，门合来了……母亲听着我的哭叫，莫名其妙，抱着我跑出去，外面什么也没有。问我，我也说不清楚，我的恐惧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，谁也帮不了我的忙。

我就是在这么一个可怕的深宅大院里长大的，命里注定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。在我的性格里，总有恐惧和敬畏的一面。恐惧的是鬼怪，敬畏的是神灵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我受到了许多现代科学和唯物主义的教育。在我的认识观里，我推崇唯物主义、相信唯物主义，并总试图用科学去解释我身边的事情。但是，我总难做到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。“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”，我总是有所畏惧。

其实，我像许多中国人一样，还是对神祇有所求的。特别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扭转乾坤的时候，我总是非常虔诚地祈求神灵的保佑与恩赐。

我知道，我对神灵的膜拜，除了尊重、除了祈求、主要是敬畏，是我的童年情结在我性格深处酿起的基因。此外，还跟我的祖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关，或许。

2. 祖父和一个白胡子老人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不是一部自传或回忆录。我说过，我不写这一类的书。我这一生，至少在前半生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浪费更多笔墨的经历。絮叨一个平凡人物的平庸故事，是令人生厌的。与其说这是一本思想随笔，毋宁说是思想总结。前半生写过许多思想总结，都是应付差事，这一次我是想认真总结一下自己的。一个人的生活经历，大抵可以分为思想经历、感情经历和文化经历。我试图从自己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中，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，寻求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轨迹。这样与读者朋友进行沟通，或许还有一点意义。

然而，要追寻思想长河中的源与流，又离不开豆腐账式的生活经历。这样写下来，便难免有一点

回忆录的味道。但是我这种回忆是有选择的，只择取那些与思想发展有关的人与事，把事件作为思想流程的载体。如此，又不可避免地要打破时间顺序的限制，既然是随笔，便可以想哪儿说哪儿，随便下笔。

现在，我想说说我的启蒙教育。

这里所说的启蒙，指的是文化启蒙。

文化启蒙需要先生，祖父和一个白胡子老人是我的启蒙老师。

我的祖上是从山东移民过来的，据我家仅存的祖坟图上看，第一代移民祖先单名讳刚，到我这一辈大概有十代左右了吧。祖上的故事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和口头的传说，只知道当年在那个叫做驸马庄的小乡村王姓还算个望族。到了高祖这一辈便败落了，曾祖父兄弟七个都做鸟兽散，背井离乡到别处寻求生路去了。王姓便成了小村里的孤门独姓。

这孤门独姓就是曾祖父硬撑下来的。曾祖父是个手艺高超口碑极好的木匠，开过一个木器坊，铺号义顺堂，专门打大车。他又是个颇有些造诣的乡村医生，曾为朝廷里一位姓刘的朝官治好过宿疾，得到了一“海户地”（约二十四亩）的赏赐，在南海子。海子是废弃的皇家猎苑，土地肥沃，在那里

落户的多是世袭的海户。刘大人极力动员曾祖父迁居到那里，曾祖父则割不断对那个小乡村的眷恋。靠着他一生的信誉和勤勉，临终的时候留给祖父的是一笔可观的遗产：一百多亩地，三合房，前后两进院子，骡马车辆碾磨棚一应俱全。

曾祖父为了振兴王姓家族，雄心勃勃地供祖父读书。在自然经济的中国封建时代，读书只能做官，于经济发展无任何补益。祖父倒应了伟人那句名言，书读得越多越蠢。他一辈子无所事事，将祖父留下的那点家产全败光了，到我记事的时候，只剩下那所空空的院落了。共产党来了闹土改，我家反而成了贫农。曾祖父的失误，祖父的败家，于王姓家族是个耻辱，于我们后辈子孙却是一大幸事。否则成了地主狗崽子，我的经历或许就不这么平凡了。

记不清为什么了，我跟着祖父后来搬出了那个大院，寄宿在村南边的两间小土房里。与我们同宿的还有一个白胡子老人，年纪似乎比祖父还大，忘了他是姓阮，还是阮姓的一个什么亲戚。姑且姓阮吧，这样我该称他为阮爷爷，行文方便。

这两间土房又是初级农业社的社址，每天晚上干部们都在这里开会，我们愿意睡就睡，不愿意睡就听着他们开会。年纪小，一点儿也不记得当年他

们开会的内容了。只记得有时候社里死了猪或牲畜，在外面煮了满满的一锅，干部们吃，我们也吃，享受着本不该我们享受的特权。

还有一个特权就是灯油是公家的，特号煤油罩灯。这在当时农户眼里是非常奢侈的，一般人家都点着小油灯，菜子油。点得起煤油的也只是三号的小罩灯，还不敢点得很晚。我后来才明白了，庄稼人之所以睡觉早，主要就是为了省灯油。我们点着公家雪亮的头号罩灯，想点多久点多久，实在是腐败得可以了。

老人本来觉就少，漫长的冬夜，都是穷忍着、苦耐着、睡不着眯着。在寒冷黑暗中眯着，那滋味并不好受。有了这么好的环境，祖父和阮爷爷高度兴奋，兴奋了就想做点儿什么。于是，将关怀教育下一代的历史重任便主动承担下来。

每天晚上，他们便教我读书。我先学的是《名贤集》，因为他们当时手头没有《百家姓》和《千字文》。《名贤集》学完了，又学《千家诗》和《六言杂字》。

他们的教学方法和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的塾师一样，口对口的传授，摇头晃脑的背诵。虽然有书，他们却从来不看书。两位老人一在炕头，一在炕脚，中间的小饭桌上我独占着那盏雪

亮的头号煤油灯，因为需要看书的只有我一个人。看书却不识字，他们只告诉你那字念什么，却不要求你写，也不要求你记住，挪个地方便不再认得。

当我把《名贤集》背得滚瓜烂熟的时候，他们便想教我珠算。我家没有珠算，到三里外的水南村姥姥家去借。到了姥姥家，大舅不让我走，听说我要学珠算，就教起了我。一晚上，我就把“小加九”学会了，还记住了偷机取巧的两句口诀：小加九，不用打，下面俩，上面俩；小加九，不用数，一千一百五十五。

第二天我把珠算拿回来，还不等他们教，便不知天高地厚地为他们表演起了打“小加九”。这实在伤害了两位塾师的自尊心，尽管他们在教我别的课程的时候经常互不相让地争论，这会儿却达到了空前的共识。他们不再教我珠算，我的骄傲断送了我在数学上的发展。

不教我珠算了，他们就教我背诗，教我对对儿。对这些有韵律、有对称美感的语句，我也确实比对珠算更有兴趣。

严寒恐怖的冬天，外面北风狮吼，小屋摇摇晃动，我们二老一小围坐在热乎乎的土炕上，在一盏雪亮的煤油灯的照耀下，寻章摘句，摇头晃脑，确也其乐陶陶。两位满腹经纶的老先生，教我这么一

个顽冥的幼儿，我的启蒙教育也够牛×的了。

这种旧式的启蒙教育使我养成了背书的习惯，当我也有一点资本忝为人师的时候，总有一些年轻人抱怨说，自己读的书记不住。于是，我也总是告诉他们，有些东西得背，特别是一些经典的作品。一个人身体中的营养，不在于你吃了多少，而在于你吸收了多少；一个人的财富，不在于你获取了多少，而在于你积累了多少；一个人的知识，不在于你读了多少，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。

我至今认为《名贤集》是一本好书，这是历代圣哲先贤对人生体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通俗、最精粹的总结。按现在的观点看，不免有些封建的糟粕，但好的东西仍然是主要的。特别是对未曾涉世的儿童，至少能让他们懂得一些真善美，懂得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道理和基本原则。“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”，这句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，是影响了我的大半生的。

3. 从大庙学堂到大宅学校

在近代史上，中国乡村有两次兴建学堂或称之为学校的高潮。一次是辛亥革命以后，一次是新中国诞生以后。第一次大多是拆庙堂建学堂，第二次

是土改后用地主的大宅院建学校。

我们的村东口有一座庙，我至今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庙，供的是什么佛，只记得那庙里有一个大戏台，戏台旁边有一棵大槐树，大槐树上吊着一口大铁钟。高级社的时候，那口大铁钟被拉到管理区去了。据说现在还挂在史村，那钟上铸有文字，或许能发现一些有关我们那个小村的历史，可是我一直没有去考察过。

我不知道我们村的学堂是什么时候建的，大庙的正堂没动，佛爷没动，只是在东西厢房改建了学堂，这或多或少也表现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。

祖父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点小风流，绝对是属于那种色大胆小、有贼心没贼胆的小风流。一个当过土匪的恶霸地主的远房侄媳妇，借用我家的磨房磨面，我的祖父对人家性骚扰，摸了摸人家的纂儿，就是女人梳在脑后的发髻。这在当今女性那里，最多遭一个白眼或挨一声“讨厌”的叱骂。可是在当时我们那个村风淳正的小乡村里，祖父却犯了弥天大罪。他被那个地主揪出来，五花大绑，挂着牌子游街，然后又罚祖父为正在筹建的学堂打二十张课桌和二十把椅子。祖父为自己的风流付出了代价，使我们那个正在衰落的家族加速了衰落，为后辈儿孙奠定了一个“贫农”的好成分，也为小村